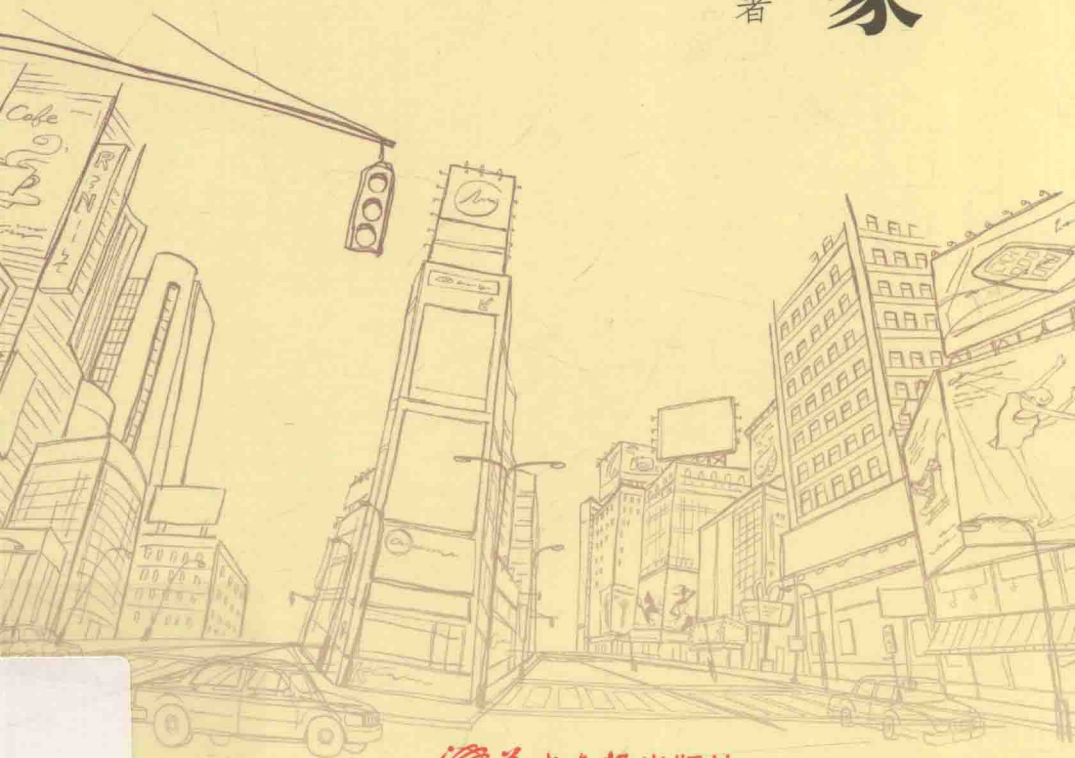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新版图丛书

移晃的景象

肖芳雷 著



羊城晚报出版社

文学新版图丛书

移晃的景象

肖芳雷 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羊城晚报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移晃的景象 / 肖芳雷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
2015.11
(文学新版图丛书)
ISBN 978-7-5543-0220-0

I. ①移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3820 号

移晃的景象

Yihuang de Jingxiang

肖芳雷 著

策划编辑: 喻 彬

责任编辑: 喻 彬

责任技编: 张广生

装帧设计: 深圳市大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校对: 麦丽芬

出版发行: 羊城晚报出版社 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309 号羊城创意
产业园 3-13B 邮编: 510665)

网址: www.ycwb-press.com 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: 吴 江

经 销: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深圳市鹏兴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规 格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81.75 字数 1635 千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3-0220-0/I · 231

定 价: 224.00 元 (共七册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序

郭建勋

有一年，跟芳雷兄到他老家玩，车上聊天，忽聊到一个话题，凡一村一寨，都有那么些个全能型的人，种田做土是差点，却做得一手好木活，还会砌墙，看中医，厨艺也不错，偏偏还拉得一手好二胡，喇叭也会吹，结婚丧葬的礼仪很懂，还是唱山歌的高手。一句话，这种人天生就是干奇巧方技的，一学就会，一会就精。我将这种人命名曰：山村的文曲星。他们有两种命运：一种命运是，事儿玩大了，村里搁不住他了，出了州出了府，成了文艺家，甚至能欢娱一国的人；另一种命运没那么好，一辈子就做了个不合格的农民，却活泛了一村数里的闲生活，他们是文化的传薪者。

芳雷兄的父亲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，天生的文曲星，其命运介乎上述两种命运之间，亦隐亦显，似显还隐，只欢娱了一镇的人，殊为可惜。

芳雷兄两兄弟传了乃父之风，他的弟弟肖芳凯得了精，专事丹青，

卓有成就；他自己则得了博，是朋友圈子里有名的杂家，做电视之余，摄影，写字，画画，旅游，运动，等等，全是跨界的事，一码一码的，玩得倍儿棒。他玩的那些事儿我不大懂，也不关我的事，没怎么关心，只在见面握手之后，竖个大拇指以示赞赏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对我说要写文章了，我礼节性地表支持之外，内心里却有等着瞧的阴暗。别的玩意我置不上喙，写文章的深浅却大抵是知道的，所谓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跑的，我辈从小小的开始弄，凡几十年，至今仍坐在粥桶里。或许心血来潮吧，潮退了，就消散了，我想。然而不然。芳雷兄的潮一直涨着，至今不退，于是就有了这本叫作《移晃的景象》的散文集。

这本集子里的东西大抵分三类，一类是忆旧，一类是行走，另一类是闲情。

忆旧，忆他来深圳之前的童少两年的旧，人、物、俗等，是一幅幅赣南客家乡村小镇的画图。看得出来，芳雷兄对这个部分用的心最多，几乎每个字都蘸满了感情，又消融了做电视和擅绘事的长处，颇显状物的才具，细细描绘，近乎絮叨。正是藉了这种“细描”功夫，才把他老家那些过往的人、物、俗栩栩如生地端到了我们的面前，几如岁月倒流，重回了那年那月。我个人觉得，其中最见功力的当是《密林深处》那一篇，通过探访一个昔日繁华、今日凋零的林场，将近几十年的沧桑变幻尽纳笔下，让人陡生黍离之悲。

行走的那些篇章，即游记，是芳雷兄这些年远足各地的记游文字，也是蛮有味道的。自古以来，游记属于门槛低但又不太好写的东西，究其因，匆匆一瞥，只能流于表，所以，不少人的游记大多停留于景点描写，或者干脆摘抄一点景区介绍，留下走过路过的痕迹。芳雷兄显然高明得

多，不仅记景，还铭思。其思，不仅有幽思，还有哲思，妙思。尤其是《足印、尘土与幻影——尼泊尔印象》那篇，文字机警简短，思考还不少，佛的、城市建设的、建筑的，等等，包罗万象，但又留了蛮多的白，催人浮想。

闲情的部分则可看出芳雷兄是个蛮有情趣的人，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捡拾吉光片羽，吃个早餐、喝杯茶，皆能泛发神思，形之于文。这是上接古代文化人的“雅趣”的，李渔就专门写了几大本的《闲情偶寄》，周作人将这类文章谓之曰“不正经的文字”，他自己亦专此不疲，遂成大家。没错，正经文字如正襟危坐，或雕琢，或耍花腔，是当不得真的。唯“不正经的文字”倒往往能体现一个人的胸襟趣味，是贴了性灵的，亲近可爱，勃勃有生气。

是为序。



上街是店铺，有酒楼、茶馆、打铁铺、理发店、簸器行、烟草行等等。

目 录

- 001 新城
- 014 忆父亲
- 023 清明散记
- 030 密林深处
- 045 春节回乡

- 053 电影往事
- 058 书香
- 063 音乐会
- 066 民间那些画画的人

- 070 自由自在
- 077 移晃的景象
- 084 徒步
- 089 登山

- 093 山居笔记
- 096 天堂顶怀想

- 099 藏地日记
- 112 西贡杂记
- 120 走马川西
- 140 足印、尘土与幻影
——尼泊尔印象
- 150 一路向西到北海
- 153 内蒙古纪行
- 161 指尖上的随笔
- 170 后海吧街的夜色
- 172 高速铁
- 176 马峦踏青
- 178 茶山新绿
- 186 木油飘香
- 189 茶园蜂飞
- 193 家乡寄茶来
- 197 紫砂杯喝咖啡
- 201 茶寮的早餐
- 203 新圳路上的台湾菜
- 206 土饼
- 209 广东肠粉与新城汤皮
- 216 又到蟹肥菊黄时

新城

一

赣南庾岭北麓，有一条江，叫章江。章江边上有块三面环山的小平原，清雍正元年修关路并埠头，乾隆五年建通衢风雨亭，后改名新城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我出生在新城一个叫印堆下的小村子。该村以形似一颗印子的土堆下而得名。我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我的童年。那时的村庄田野是一个巨大的乐园，阡陌纵横，广阔无际，这里面有我对大自然最直接的认知，也有对生命起源的懵懂和疑惑。

我家在村子的最南面，门前有条小河，周围的农田全靠这河水灌溉。70 年代末，自然村的建制是生产队。每天早晨，房

前屋后都能听见队长的哨子声，以及他那跟在哨声后的大喊：“出工喽。”

“喽”字拖出长长的尾音，在巷子里回响。出工的号子响起，家家户户的劳动力就陆续出门到禾场集中。队长现场分了当天的工，大家领了生产工具，便一起下到田间地头，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大人下地干活后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由家里的老人看管。可小脚的老太如何看得住撒野的小腿儿？父母前脚刚出门，小腿儿后脚就溜出去了。四叔长我两岁，他总能在田野里找到各种的野果，即使困在家里，也能偷找出奶奶藏起来的黄豆、蚕豆，然后跑到厨房炒来吃。他每次干这种事，都会抓几把刚出锅的炒豆子，给我和小我几个月的姑姑，封上我们的嘴。而吃他的嘴软，有时，我们就给他望风。偷吃的行为还是暴露了，那倒不是因为奶奶发现豆子少了，而是我们的衣服口袋经常被老鼠咬破几个洞。爷爷一气之下，命令父亲带领他的兄弟们展开灭鼠行动。这种行动很受我们的欢迎，意味着有几顿肉可吃。

捕到了的老鼠，特别是田鼠，先是用开水烫了毛，再破膛挂肚，剥了红烧或是烤来吃，那香味能把饭簋最底部的竹纤维刮一层下来。民间有偏方，说老鼠仔能治疗小儿支气管炎，我为此生吞过不少刚出生还没开眼的小鼠仔。

在缺衣少粮的年代，所幸有大自然的馈赠。肚饿了，从地里刨挖红薯，从河流捕捉鱼虾，从树林套网昆虫，采摘野果，上树

捣窝。只要能进嘴的，都不放过。红薯、辣椒、薄荷叶这类植物直接生吃，而鱼虾、鸟蛋和蚂蚱之类，则用火柴烧了干草树枝，烤熟了吃。饱后，玩累了，就拔根狗尾巴草咬在嘴里，仰躺在稻草堆里，看天空，看那朵朵白云在蓝蓝的天空飘过。

那时村里有很多的奇人异事，走江湖祛病消灾的，上天入地通神灵的，无奇不有。

记得我五六岁时，一天，村里来了个卖艺的，很多大人都带小孩去看了。村里一个有名“丫杈棍（注：意思是不讲道理的人）”不知是哪个地方把人家给得罪了，散场收摊的时候，那人的手指在他儿子肩上碰了一下，随后就离开了村子。到了半夜，小孩直喊肩膀疼，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。

“丫杈棍”以为是孩子不小心在哪里摔撞到了，抱了给村里的赤脚医生看，那医生是个后生仔，捏摸了一个时辰也没查出什么原因，倒是那医生年迈的爷爷看了，说是被人点了穴。“丫杈棍”这才慌了神，天还没亮，就抱着孩子四处打听那艺人的去向。这事后来传开后，再没人敢对来往村里的江湖艺人有任何的不敬。

当然，农村更多的是善良厚道的人家，遇到吃饭的时间或天色已晚，亦会主动邀请艺人到家中食宿。

但凡有艺人借宿的人家，晚饭后定是热闹，主人家还正在陪酒聊天，餐桌旁已经围着一群好奇的小孩，竖着耳朵听那艺人讲他行走江湖的奇异故事。譬如某日在一荒郊遇一道士，左手举根两尺长的木棍，那木棍头端盘着一条杯口大的眼镜蛇，道士右手

两指并拢，指着蛇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那毒物竟丝毫动弹不得。又如在来这村里的途中，见一术士掏了一张写有符咒的纸条，丢入道旁的水田里，那原本毫无动静的水田忽然就有了哗啦的响声，只见一条硕大的青鲤在水稻间溜来溜去。路过的农人见状，纷纷跳入田里捕捉，但捉来捉去就是捉不到，一晃半天过去，原本要去干的农活也就耽误了。

那走江湖的艺人多有几分口才，嘴上边说，手脚边演绎一番，只看得孩子们眼神一阵阵的发亮。那艺人若是懂得一些法术，喝到兴头上，便会中途撤了凳子，叫主人家关上院门，给大家耍起“九龙下海”的把戏。他先是装了一碗水，把一根筷子斜剁成七截，然后从自己的行李内取了纸条，用毛笔在上面画了道符，左手举在空中，右手两指放在嘴边，低声自语一番后，把那施了咒语的纸条放入碗内，仰起脖子喝了一大口水，再抓了那七截短筷，一截一截地吞入肚中。耍毕，又接着大口喝酒大块吃肉。如有哪家小孩刚好被鱼刺卡了喉，便由大人领了过来，那艺人便把那碗水给小孩喝上两口，一会那小孩便又活蹦乱跳的。或是有夜晚受了惊吓的孩童，喝了那碗里的水后，原本呆滞的眼神很快就泛了光。此时，大人见状，赶忙递上早准备好的红包。而那桌上的煤油灯忽窜忽窜，在漆黑的夜间添了几分诡异。

这些都是毛主席去世后几年的事。其时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。与其他村子一样，我们村里的民间信仰活动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听我母亲说，她刚嫁到我家的时候，村里热衷一种叫“簸箕神”的算命法。

工闲之余，一般是晚上，一家或几家人围在一起，取了一个空的簸箕，中间铺撒上一层大米，这时，想要算命求神的人蹲坐在簸箕旁，闭上眼睛，双手握根竹筷，在离簸箕上方10厘米的空中转圈，转着转着，筷子慢慢往下，自动在稻米上写出字样。大家都说这是毛主席显灵。听说大叔写出来的是个“田”字，二叔写出来的是“工”字。后来，二叔高中毕业后，顶替我那在国营钨矿退休的爷爷当了一名工人。

还听说，很多目不识丁的妇女都能在那簸箕里写出端端正正的文字，其中包括我奶奶。我奶奶还在襁褓里的时候，就被抱到我家，给我爷爷当了童养媳。我爷爷家那时也穷，没法供奶奶上学。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40多岁开始，做了十几年大队的妇女主任，为人正直，在方圆十几里的生产大队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。她年事已高后，还经常在我们面前说起，当年在大队工作要是有文化，她的命运就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了。

我母亲早已记不得奶奶当时在簸箕上写的是个什么字，只是奶奶七十几的时候，与几个玩得较好的姐妹拜了20里外的一个“仙姑”为师，成了一个虔诚的敬神信徒，但凡小孩哪里不舒服，她就端碗水，拿一张草纸，捻成细条用火柴点了，口中边念“天灵灵地灵灵菩萨显神灵……”，边把烧尽的纸灰抖落些到碗里，然后让小孩喝了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菩萨显灵，反正每次小孩喝了这碗纸灰水，身体就会好转起来。



80年代初，农村市场开始活跃起来，逢圩的日子整条街道熙熙攘攘，嘈嘈闹闹，人们从四里八乡赶来这圩场，交易烟草茶叶的，买卖农具秧苗的。

二

我七岁那年，父亲在5里之外圩上的新城公社上班了。那年夏天，我也跟着父亲去了圩上读书，从此告别了村里的生活。

公社在大街上，门前有块大空地，是群众集会的地方。我对集体事件最初的记忆就是在这里。那是我3岁的一个秋末，母亲一早背着我，和一些村民一起从村里出发。走到这公社门前时，

里里外外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，大家面向公社正厅一个老爷爷的挂像痛哭流泪。

学校离家不远，也在这条街上，从家里出来往东走大概五六百米就到了。校门口就是章江，江面很宽，经常能见到长达百米的竹排和木排，顺流而下，如一条巨龙破水穿行。

校门左侧 200 米，有个老码头，对面是一大片村庄，往来两岸的渡口就在这码头。码头上方临街的位置，有一栋雄伟的老建筑，用花岗岩和青石块砌成，房顶飞檐翘角，历经岁月侵蚀，依然气势恢宏。据说，这房子是对岸沈屋走出去的国民党陆军中将沈发藻的。沈 1949 年后去了台湾，再也没回过故土。

街道下到码头，是个不长的斜坡，甬道连着，厚实的青石板铺的台阶。石板因年代久远，被磨得光亮圆滑。码头因渡口而繁华，是章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客运码头。渡口的水很深，也很清澈，上游挑水做饭，下游则洗衣洗菜，成群的鱼就在脚旁穿梭。

摆渡的是两个男子。把船头的看似五十出头，掌尾舵的是个嘴上没毛的后生仔。撑船佬常年在水上讨生活，寒来暑往，无遮无挡，长得黑实。他们是吃千家饭的，一支竹篙撑起两岸的往来，到了秋季晚稻收割的季节，他们会挑着箩筐一个村一个村地上门收“渡谷”。

渡口最热闹的时候是赶集，走亲访友的，赶圩交易的，一拨接一拨，要排队等候几个来回，方可过江。

夏天，有光了屁股的小孩坐船到江中，玩跳水的游戏。我不行，

只能在小河里游。我麻着胆游过一次，刚下江，就被冲了百米远。我觉得自己快要被淹死了，这时，双脚忽然踩到了泥沙。从此，我再也没下过江了。

转眼到了三年级。那年的夏天，6岁的弟弟穿了双拖鞋，与同村的一个小孩，从村里走到圩上，找到了父亲。父亲赶快问大汗淋漓的弟弟：“你也想到圩上读书？”弟弟说：“想。”父亲一把抱住了弟弟，眼睛红红的。

不久，父亲租下了一个亲戚的房子，把母亲、弟妹全接来了。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其乐陶陶。

房子在章江边上，靠外是临街骑楼商铺，街面铺的鹅卵石。是条明清两朝留下的老街，方圆百里唯一的圩市，分上街、下街和横街，与章江平行延伸至两公里外的老城东门口。三街各有其司。

上街是店铺，有酒楼、茶馆、打铁铺、理发店、篾器行、烟草行等等。

下街是瓜果菜市，从早到晚都是挑箩背筐的人，摩肩接踵。一早从乡下来的蔬菜水果，叶子上还挂着露珠，根茎处还沾着泥土，还能发现蠕动的小蚯蚓。

横街与东西走向的上下街交叉呈十字形，北面一个猪仔行，被买卖双方提耳抓腿的猪仔拼命地挣扎，发出撕心般的尖叫，而困在猪笼里的猪仔，也不消停地裂肺嗷叫，声援自己的同类，吵得人耳朵发聋。横街最南面直至章江边上，是